

第十六回 春明門掛冠歸隱

詩曰：

木蘭之榼沙棠舟，玉蕭金管坐兩頭。
美酒樽中置千斛，載妓隨波任去留。
仙人有待乘黃鶴，海客無心隨白鷗。
屈平詞賦懸日月，楚王臺榭空山丘。
興酣落筆搖五岳，詩成笑傲凌滄洲。
功名富貴若長在，漢水亦應西北流。

——右《江上吟》

卻說錢生見了友梅，如獲至寶，驚喜泣下。因從容問道：「與卿別後事情，願聞埋向。」友梅便把自蘇至杭，被鴿母百端凌逼，及設計以嫁程生，細述一遍。錢生道：「那程生可是何等樣人物？」友梅道：「程生諱必孚，字信之，原籍徽郡，家累千金。」錢生驚異道：「原來就是程信之，一發奇了，只是既歸程氏，怎得脫離虎穴？」友梅又述遇見梅山老人，至八月十五，虧了申屠丈救至寓所。錢生感嘆道：「原來保護賢卿亦仗二公之力。」友梅道：「妾自至申屠丈寓所，幸有二姬作伴，梅山老人亦時時過望。將及半年，申屠丈方自燕魯回來，為妾備言，郎君要聘范氏小姐，求取明珠，幾為兇僧所害，那時妾即懇求二公，送至金陵與君相會。二公又說：『錢郎萍蹤未定，功名未就。』直至辛未暮春，方得相遇，遂攜二姬送妾，過了錢塘直至會稽，留妾於此。既以百金為贈，復以古體詩一篇，付妾道：『此詩乃錢郎題於梅花樓者，子宜珍留，以為異日相會之券。』自此妾在庵中，深藉二題覆庇，然而盼時朝日，廓處無聊，每至子夜聞猿，曉窗聽雨，未嘗不黯然魂斷也。無限相思，候君面訴，誰料今日見君，徒有百憂千緒，又不及抒其端倪矣。」言訖不勝淒楚。既而問生道：「郎君別來作何景狀？夢珠小姐親事成未？今日因何至此？試為妾細道其詳。」生以兩闌聯捷及與范小姐成姻，從頭至尾備細述了一遍。友梅驚喜道：「妾但聞縣尊姓魏，誰知即是君也。只是登第之後，就該上表改姓了。」錢生道：「曩因出京甚速，未暇及此。」無非、去凡聞知即是本縣大尹，慌忙謝罪，錢生笑道：「我今去官，已稱越客矣。況卿等俱屬方外，何必以此俗套相拘？」少頃，齋畢，令錢吉僱了一乘女轎，厚贈二尼，速急起程。無非、去凡，直送至十里之外，方與友梅灑淚而別。

無何抵家，友梅先參拜了太夫人，然後與小姐、瑤枝及秋煙依次相見，合家無不歡喜。錢生自此亦覺心滿意滿，不敢遲留。次日，掛帆長往，舟次維揚，因以友梅所囑，持銀三百兩，往謝程信之。信之方得友梅忙去之故，而知向云許嫁錢郎者即生也。是時信之家漸豐裕，再三推辭不受。錢生又問起寂如二僧，信之道：「文友斃在獄中，那寂如已在去冬正法。」錢生欣然稱快。作別下船，不一日到了京師，考察之後，欽命山東巡按，那齊魯百姓，聞生出宰會稽摘奸除惡，邑有神明之號，所以豪民狡吏，竄伏如鼠，而銜冤抱痛之民，莫不伸首引項，若槁苗之待霖雨。生既按郡，果如陰風鳴條，飛電燦目，向之強狡者，俯首就罪，而呻吟者，變為歌謳矣。又以大獄，悉為奸吏弄其刀筆，於是不拈成案，平反一十餘事。既而巡歷方竣，忽錢吉報至太夫人病人膏肓，錢生一聞此信，方寸已亂，遂不及復命，從駕歸蘇，日與三夫人侍奉湯藥，每夜吁天，願以身代。將及二月，太夫人方平愈如初。正欲東裝北上，而校尉提問，已至姑蘇驛矣。原來朝廷祖制，凡繡衣代巡，須俟復命之後，方許回籍。那愍公之子胡御史切齒恨生，借此為由，動了一本，所以內閣票准，便著校尉拿究。起解之日，太夫人流淚相送，錢生勸慰道：「母親大病乍起，自宜珍重，兒雖犯制，念居官清正，聖上自應恩宥，況有崔、李二子，新中在京，必然為兒辨救，慎勿過為憂鬱，有損慈顏。」三位夫人，亦各牽衣哭別。生與校尉方抵山東境上，那些父老，已紛紛的執香迎接，擁住不放道：「某等已有辯冤表章，上達天聽，且待本轉之後，方許老爺進京。」錢生堅卻道：「若是這般，顯是抗違聖旨，爾百姓不是愛我，反所以害我了。」乃從夜半，悄然過了省城。將抵長安，有廉吉士文長儒，與行人崔子文、兵部觀政李若虛，連名具疏，為生辯白，聖上省奏，左遷生為東昌府司李。原來文長儒，即是王季文之婿，與崔、李同中進士，因在前歲，錢生贈以厚資，方得與蕙姑畢姻，夫妻十分感激，所有借此為報。錢生入朝謝了聖恩，隨即往拜文長儒，又詣崔、李作謝，遂走馬到任，著人至蘇迎接家眷不題。

卻說賈文華，自向金陵報了白瑤枝回生之信，到家未幾，其妻張氏患病而亡。正懷失偶之悲，忽值本郡有一仕夫，在京作宦，寄書相召，文華趁此機會，湊銀二百餘兩，買了細緞，帶至京中發賣。

一日到了東昌，偶從城外閑步，遇著妓女琴娘，新自揚州遷至。身材窈窕，也有六七分姿色，文華既注目而視，琴娘亦陪笑相迎。是夜擺設東道，就被琴娘纏住，那文華原在風月場中著跡，頗諳採戰之術，把琴娘奉承得十分歡喜，自此爾貪我愛，情好日篤，未及半年，已把二百兩細緞變賣幾盡。鴿母金鳳，窺見文華囊資已竭，終日嘵嘵，打雞罵犬，催促動身。文華欲去，奈不能割舍；欲留又難禁絮取。正在進退兩難，忽聞人說，新到理刑就是前任巡按，文華聽了，暗暗歡喜。

恰值錢生前呼後擁，拜客回衙。遠遠的望見文華，立在檐下，便悄然分咐門子，請那賈相公到衙門相見。文華流落窮途，忽聽門子說，老爺相請，喜得滿面堆笑，急忙隨在轎後，少頃進入後堂。見畢，錢生道：「賈兄既到敝治，為何不來見弟？」文華乃以心事備訴，錢生笑道：「文華頭顱如許，猶滯跡於花柳間耶？從來鴿母不仁，只圖財貨。兄果鍾情此妓，不若娶以續弦，我向縣庫借銀相贈。」文華連忙揖謝道：「多謝錢爺厚情，誓當衛結。只恐金鴿執拗不從，奈何？」錢生道：「此亦不妨，只消具一稟詞到廳，待我當面批與執照，又何慮金鴿不允？」文華又連揖而出，回告琴娘，琴娘大喜。次日瞞過金鳳，親自到廳具稟，錢生看了稟詞，就批道：

妓者沉淪慾海，迷戀風情，寧辭栖鳳栖鴉，雖欲為雲為雨。而娥瑁筵前，兇觥勸酒；銷金帳裏，玉臂作枕，良有以也。今某妓，志甘荊布，誓脫火坑，扁春風於繡榻，舞歌霓裳；卻夕月於青樓，歌停玉樹。此真醉之醒，而夢之覺者。長與執照任其所從。

錢生以文華所愛，必有豐姿，故令其具稟，略識春風一面。誰料見時十分面熟，那琴娘亦時時偷眼窺生。既有批照，金鳳無可奈何，只得許允。錢生果以百金贈文華，文華以五十金娶了琴娘，也無心北上，將欲治任歸蘇。琴娘嘗謂文華道：「文華可與某。」

似胥門住的十一相公。」文華驚問道：「子何以知之？」琴娘泣道：「奴本錢宅青衣也，因與同伴有隙，觸了太夫人之怒，將奴出嫁，卻被梅三姐貪了重賄，哄賣為妓，原名繡琴，故即改為琴娘耳。」文華又謝錢生，備語其事。錢生道：「我亦道有些相像，原來果是繡琴。」嘗以語太夫人，太夫人顧左右婢女而笑道：「汝輩戒之，嫉妒者當受此報。」

自此生在東昌，三年任滿，便升吏部主事，又由中允，升了諭德。十餘年間，官至侍郎，加尚書俸，富貴赫奕，莫之與京，錢生每自退朝之暇，則與三位夫人，焚香啜茗，評花詠月，有時分韻做詩，各欲誇奇鬥艷，體裁菁藻，句落珠璣。那三位夫人，味同蘭茝，雖無嫉妒之心，而亦飄輕裾曳長袖，回波而逞媚，爭妍而取憐。小姐嗜琴，每翻新調，有《紅窗影雙鳳飛》之曲。友梅喜畫，時時縱筆作遠峰瀑布、斷澗孤松，真有雲林墨氣。惟瑤枝則以巧言雅謔使人絕倒。生亦縱橫談笑，紛紜酬和於其間。既而棋聲歇，爐篆銷，茶煙未散，梧月欲上之際，生乃枕小姐之肱，捫瑤枝之乳，命友梅度新聲為宛轉之歌，而令秋煙槌背搔癢、高臥於北窗之下者。久之則有美麗青衣，攜絳紗燈，兩兩來接報道：「綺筵已設，金壺酒暖矣。」夫生以一介書生，名為進士，官居三品，享福至此，所謂騷壇領袖、風月總管非耶？然而錢生亦非徒留連於詩酒美色，每遇朝廷大事，未嘗不垂紳正笏，諤諤敢言，平居常以不能致君堯舜為恥，則又可謂聖賢豪杰之後矣。其年癸未三月，太夫人八十懸幌壽誕，於時崔子文方升鴻臚寺少卿，李若虛亦以潮州知府任滿入都，陸希雲雖遭點額尚未南返，三子俱備了盛禮，登堂祝賀，錢生乃大排筵席，廣請朝紳。是夜飲至更餘，痛醉而散。只見錢吉稟說：「日間有一老者，不衫不履，騎驢而來，要與老爺相見，門吏因為堂有賓客，不敢通報。恰值小人遇著，那老者便把一個簡帖著小人遞上老爺。」錢生接來，拆開一看，但見帖上七言律詩一首。詩曰：

歌鳳何須笑楚狂，好將時事卜行藏。
江湖只合盟鷗鷺，蘿薛爭知勝鸚鵡。
賊遇黃巢唐遂覆，權歸秋壑宋應亡。
銅駝不日生荊榛，珍重姑蘇十一郎。
九十一翁梅山老人奉

錢生以十年積想，失之當面，悵怏不已。乃詳味詩中意思，是言天下將亂，不如歸隱。那一年錢生正年三十六歲，又與「若逢四九，返爾林泉」之語相應。將詩與崔、李求教。崔、李之意不約而同，遂與二子，即日上表辭官，出了春明門，掛冠解綬，一同南歸。大學士魏藻德與朝紳光時亨等俱賦詩為贈。時嗣馨已年一十八歲，天資敏慧，矢口成文，極為時輩推重。錢生抵家之後，卜吉行聘，即於是秋，為嗣馨完了伉儷。又以范公與叔父鳴皋俱近八旬，不堪迢隔，乃令白翁夫婦住在蘇州，自奉太夫人依舊遷往金陵，離城四十五里，與祖塋相近，地名喚做錦鳳村，真個是山明水秀，足稱幽居。生乃因山傍水，起造園房一所，備極輪奐之美。但見：

紅樓翠閣，繡闥雕甍。門前五柳搖金，窗外千竿嫩玉。林花春吐，池蓮夏開。靜坐處，最喜幽禽弄舌；客到時，自有美酒盈樽。小橋臥澗，遙通水畔荷亭；深徑埋香，轉入峰邊梅塢。正是謝安舊住烏衣巷，裴度新開綠野堂。

錢生正在修葺書院，忽見許翔卿來望，袖中取出一封書信道：「某近白蘭溪返棹，將渡錢塘，遇著一位長者，自稱申屠丈，修書一封，著某送上錢爺。」錢生啟緘看云：

自別音容十有七載，予兩腳如車輪終年僕僕，作牛馬走耳。聞子三遇良緣，待詔金馬，梅山之神鑑不爽，而梅花樓一夕酒錢予已效文魚之酬矣。茲者，天造逢剝，潢池之亂難彌，而煤山之禍已兆。子以老人一言點醒，歸隱丘園，甚善，甚善！今有真主已出，太平在邇。予亦自茲栖蹤海島，非敢效田橫白王，聊逞虬髯之故智耳。明年秋杪，吾事方成，子夫婦幸瀝酒遙賀。便中附候，申屠丈白。

錢生看罷，喟然嘆道：「王室如毀，中原瓦解，吾輩將來尚不知作何結果耳。」是時，闖賊李自成雖得了河南一省，然齊魯之間，猶安然無事。錢生以書意不祥，諱而不言。至明年甲申三月，果有彰義門之變，大行皇帝縊死煤山，始信申屠丈與梅山之語為不妄矣。

自此，隱在鄉中，捐粟募兵，保障一方，雖經鼎革，天下盜賊蜂起，而錢生保全身家不失，向後多少朱門大廈化為灰燼，那些屠沽兒、賣菜佣反得滿身羅綺。一朝富貴時，來者高入青雲，運退者黃金變色。當此之際，不能無感耳。自後生與范公頻至庵中，與心如講論釋典。時賈文華還至金陵，與許翔卿同為門客。崔、李、陸三子，亦隱在長白山中，與生往來信使不絕。生與三夫人唱和篇什，有《瑟琴集》行於世。每羨樂天為人，故顏其堂曰希白堂，自亦謂希白居士云。

[返回 >> 合浦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